元本山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列傳第十一上

前漢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李廣　孫陵　蘇建　子武

衛青　霍去病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張湯　子安世　安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緩　弟鈐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喜賓

客孝文時爲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
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上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
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
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
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
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袁盎鼂錯所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
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嬰
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
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抗禮四年立栗
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乃謝病屏
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
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
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救又不能死自引謝病
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祖加慙自明揚王上之過有如
兩宮竟入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桃

侯免相實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
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沾輕薄也音聰多易難以為相持
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軍
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
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
盤盂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六篇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
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年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
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上所填撫多蚡

賓客計策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
曰魏其侯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
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
尉相亦等耳又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賀嬰曰君侯貧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聲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
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不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能聽
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

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
爲列侯多尚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
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景以
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而
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
翟爲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走嬰而歸蚡蚡
日益橫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

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
以爲諸侯王多之上初即位富於春秋以肺附爲相
非痛折節以禮絀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
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
曰吾除吏盡未吾亦少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
遂取武庫是後乃退乃受客飲坐其兄蓋侯王信北鄉自
坐東鄉以爲漢相尊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
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

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嬰失寵日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不故與嬰善嬰亦以此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孝景時嬰以吳太尉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吳楚軍戰常陷堅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諸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

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士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而義之恐士夫乃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夫夫爲中郎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繇是復爲代相武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

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上
恐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家居長安夫爲人
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埶在已之右欲必陵之
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
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
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
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
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又
竇嬰失埶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

人相倚引繩直排根宗
曰根音根格引繩以排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
之根者下恩反格音古客去之者不與之交通也孟康
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
排擯根格之也
職而頗慢驁如此者共排退之
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梯繩而根格之也今楚俗猶謂牽
引前卻爲根格也史記作批根批音普結反義猶排也

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
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所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過丞相
灌夫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而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
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
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其夫人益市
牛酒夜灑埽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

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
乃駕自往迎蚡蚡特箕踞而譆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
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
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飧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
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
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
而去後蚡使籍福請顥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
軍雖貴寧可以埶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
隙乃譖好謝蚡譖猶譖也訴爲好言也讀與慢同曰魏其老且死易忍
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
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
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嬰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
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實客居閒遂
往賀嬰過夫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
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蚡起爲
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

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
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乃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帝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平毀程不
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咕嚅耳語咕音唱涉
反嚅音而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李廣為東宮不識為西宮今
衆辱程將軍伸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
陷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戲夫大出蚡遂
留夫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
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縛夫置傳舍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遁戲騎縛夫置傳舍
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記勃灌夫
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請諸灌氏支屬凡皆得棄市罪嬰
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
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身為救夫嬰夫人諫
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嬰曰侯自
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伸孺獨死嬰獨生
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
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
薛飽得過乃丞相以宗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

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劒短劒曰天下幸而安
棄無事劒得爲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
匠之屬不如魏其蘧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議
論腹誹而心謗仰視天俛畫地辟倪兩宮間辟音普計反倪音吾
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譬所爲上
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
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被數十劒名冠三軍此
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
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
川凌轢宗室侵犯貴戚此所謂大如本脛大如股不
折必披丞相言亦是上嗾謂士我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
其内史鄭當時是魏其復不敢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内
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
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亦已使
人候伺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
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
特帝在即録録設百歲後此曹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
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豎更所決耳是時郎中令

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
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翁何爲首鼠兩端老翁
言嬰無官位收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
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
其必內媿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
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罪不雒欺謾劾繫
髡司空孝景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又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
使昆弟子上書言之竟得
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
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氏
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
矣乃有飛語爲惡言聞上
中有罪免後灌南王安薨
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擿
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
答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
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

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
立吾駕非大王立尚誰
物上自嬰夫事時不高
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
說騶田生所事梁孝王
國及張羽爲將捍吳
故吳不能破梁吳楚
親故得自置相二千

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
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
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王金
族矣
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
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
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以至
出入游戲階於天子天子聞之

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
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
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
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
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
臣等六人將兵擊邪吳楚
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
帝王所見者太故出稱蹕
欲以嫚鄙小縣驅馳國中
欲奉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

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悲孝而太后弗恤也太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已死仇不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君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脫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公孫詭之欲請爲內史實太后聞之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勝詭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見王而泣曰王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

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王曰不如也安國
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閒然高帝曰提三尺劒取天
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君千櫟陽臨江王適
長太子一言之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
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詐邪
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
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
后宮車即晏駕大王當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
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
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
又國失官居家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爲太尉親貴用
于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
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遣
又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隆漢兵亦罷其
干田蚡爲丞相安國遷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
子下議大行王恢熟人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

文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
獸心遷徙爲業逐利無常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
不足以爲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勞
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者
多附妥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
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
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
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
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
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
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衆以時畜牧富實匈
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
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
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
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
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
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憂者也不以已私
忿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

約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兵聚之廣武當
知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莫不憂者孝文寤於
天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
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
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
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
勞不能已於天下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
國憊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
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
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
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
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
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
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
臣聞鳳鳥棲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
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
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

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邊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貲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駈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

橫行則中絶疾則糧乏之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縵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遁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孰已定或營其左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

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
然而許之翁壹乃詐斬死罪因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
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
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
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
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
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
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閒有告之者輒還去塞下傳

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能及王恢等皆罷兵上
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
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
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十三萬
人於是下恢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行千金丞相
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
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
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
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十大

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高出於忠厚貪者貲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築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奉引隨車塞下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塞甚及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瘉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爲材官將軍[illegible]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田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掠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無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壺遂者與太史遷等定漢興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隱厚篤行君子上方倚以爲漢相會其病卒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户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日與匈奴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士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後匈奴大入上

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二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二里所止令曰

皆下馬解鞍臥 曰虜多多如是會解鞍即多忘不備虜曰彼虜
以我爲走今解 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
其兵廣上馬馳 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
騎中解鞍令士 百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
夜半胡兵以爲 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兵去平
旦廣乃歸其大 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
帝即位左右言 其名將也繇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
識時亦爲長樂 宮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
及出擊胡而廣 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止人人

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
不得休息然亦未嘗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
亦不得犯我最是也
畏廣士卒多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
爲太中大夫爲 人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
使大軍伏焉已 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
覺之去漢軍比 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

擊匈奴匈奴亡多少廣軍亡二得當廣軍士素聞廣賢令曰
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
之臥行十餘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
騰而上胡兒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
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
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
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
歲與故穎陰侯孫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
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

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
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
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
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詔報不問廣在郡
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
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
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
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
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

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慱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圜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無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若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慱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慱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愛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之絶處見水十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絃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

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面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數音所角反奇音羈宜反言命隻不耦合也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憾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乃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曲迂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歲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撫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户奮死乃拜撫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

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厲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君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徼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憩之上召禹使刺虎縣下禹圍中來至地有詔弓出之禹從落中以劒斫絕槀欲刺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沒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士從陵下吏死陵字少卿少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

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
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
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
于兵無令專鄉貳師軍
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
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固
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
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
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
五千人並擊東西濟
軍亦差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詔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
發出而教博德上書
少擊衆今虜入西河
以九月發出遮虜鄣
虜即亡所見從涇野
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
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
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
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
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

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無令專鄉貳師軍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固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五千人並擊東西深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

發出而教博德上書少擊衆今虜入西河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士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虜即亡所見從涅野北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馬引弓之民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博德言虜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

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步戰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十餘日陵矢盡兵盡士卒死矢傷三劍者載輦兩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十餘日陵矢盡兵盡士卒死矢傷三劍者載輦兩劍者將車一劍者持兵戰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四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當西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

亡降匈奴具言陵實無後
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
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
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頼
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
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
道急攻陵陵若谷中虜在
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
二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
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單于乃止陵軍南行山上
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
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
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
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
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一
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
俱上馬壯士者十餘人虜

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
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
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漢
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
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
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
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一
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
俱上馬壯士者十餘人虜

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
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遂
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
親孝與士信常舊不顧身以
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
媒蘖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
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
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
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聞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
聞陵降責問陳步樂步樂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
卒不蒲五千深轃戎馬
張空拳冒白刃北首單

死敵得人人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
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又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
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
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
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
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
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

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慨甚後漢遣使使匈
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
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緒本漢塞外都尉君奚侯城
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
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
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
丁靈王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爲王而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
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

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
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
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
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見陵未得私語即目
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
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
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

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反出少卿良甚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文陵曰霍與上官無怨乎立政曰
請少卿來歸故鄉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主
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
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
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立翕侯失軍
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
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武字少卿以父任
兄弟並爲郎稍遷至栘中廐監 栘音移 時漢連伐胡數通
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
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
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
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
漢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酒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縴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縴音工侯反縴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縴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乃先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劍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煴火爇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

常欵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特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嘗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屈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艸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

上聲音君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軹王愛之給其衣食
元反
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宮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
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
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
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
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長君武兄嘉從至雍棫陽宮扶
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
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孺卿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挽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歸孺卿逐捕不得懼恐
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
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
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
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
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
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
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
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

湯鑐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區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之下吏民皆白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區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之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使復至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言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願幾乎曩者李哆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

渡沙漠爲君將兵當匈奴路窮絕乃斬士衆滅兵
名已隤老母已死兵雖滅敵國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
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
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孝武
帝廟園陵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
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三
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
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
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
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
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
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
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專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
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
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
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

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朝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子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廩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前將軍扶風尹公翁歸及儒者夏侯

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
以此知其選矣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史給事侯
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為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
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孺夫子夫自平陽
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衛媪長女君孺次
女
兒次女則子夫夫子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
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
為兄弟數言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
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
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
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
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
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
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
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
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

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爲虜所得既而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爲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仍頻也侵犯邊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虜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言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伏於隱蔽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其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

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
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
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
王當青等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
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
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
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
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絕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
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
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
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
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
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
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
從大將軍出窴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戲下搏戰獲王

封說爲龍額侯騎將軍賀從大將軍擊右賢王益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竇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大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兵且盡信蘇建趙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二十餘騎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貳心自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閒

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
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
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
皆曰善遂因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
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
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弓從大
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
將軍大將軍
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匈
直棄大將軍
奴
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户斬
單于大父行
藉若侯產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
五百户封
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
捕首虜千三
百級封賢爲義士賢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
百户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
不益封蘇建
至上弗誅贖爲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
人方幸於上
寵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名自食萬
户二子皆爲
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
貴願將軍
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
爲王夫人親

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青爲東
海都尉校尉
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
知軍善水
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
爲博望侯去
病侯三歲元狩二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
騎出隴西有
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
涉狐奴歷五
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殘獲單于子
釋戰六日過
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皇蘭下殺折
蘭王斬盧侯
王銳悍者詛全甲獲酋塗單于及相
國都尉建首
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
率減什七益

病侯二千二百戶其夏
去病與合騎侯救俱出北地
出北平異道廣將
四千騎先至驕將萬騎後創
廣與戰二日兇者過半所殺
亦過當驕至匈奴引兵去
驕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
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
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
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
將軍涉鉤耆濟居延遂臨
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鰲
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
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
五百人可謂能躬服知戚

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二
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二
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
騎將軍斬遽濮王補稽且
王子以下四十一人補虜二
千四百人封破奴爲從驃
補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
封不識爲輝渠侯校尉僕
敖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
敖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
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

九人相國將軍當户都
金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賜
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
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
二千三百二十人前行捕虜
校尉高不識從驃騎將軍
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
有功封爲輝渠侯合騎侯
賞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

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
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
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
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
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
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
人先要道邊是時大行李
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
去病既度河與渾邪衆相
欲不降者頗道去去病乃
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

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
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驍騎
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
毒已下爲下麾侯應竟爲煇渠
謂雖爲常樂侯於是下詔
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
禮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
降其國之王三十一戰士不
亡與之勢爭及河塞幾亡
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
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
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當北以爲漢兵不
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埶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
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
者踵軍數十萬而糧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大將去病去病始
爲出定襄當單于攻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大將去病出代
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大僕公孫賀爲

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衛青青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青青亦縱騎擊其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老弱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會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　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去病驕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亡裨

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捕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軍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帥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濮乌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二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爲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裹至臨余山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懷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益封驃騎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後驃騎侯伊即靬爲衆利侯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二百户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軍吏率爲官賞賜甚厚不得益封建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垂中十年賜食邑二百户黃金百斤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户黃金百斤遂成塞

閼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後入塞者不滿二萬匹乃
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
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自是之後大將軍日衰而
驃騎日益貴幸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
爵唯獨任安不肯去驃騎亦以此重之大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
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
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
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
贍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
於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
年薨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
象祁連山誼之并武與廣地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
無子國除元狩二年復封
五歲坑第二人陰安侯不
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

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喜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一匹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主名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耳然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乃風白皇后言之上乃詔曹襄平陽主與合葬起冢象長安城大將軍青凡七從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歲再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將軍十三人

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李息郭解附說蘇建事皆自有傳

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屯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功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爲

廢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七十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

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武帝立十八年爲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祋翎人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一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還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史侍中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二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餘萬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封邳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還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二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

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其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甚於韶於周莫甚於勺聖王已沒鍾鼓莞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繼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操持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四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人爲層層風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既仁或鄙習闇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

今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厚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很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千孰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作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教化禮樂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

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
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
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
也夫質氏之不爲政久
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
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
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
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
文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
賢佐後世繩繩頌至今不絕此風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
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諺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
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
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
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
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
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

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
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
天或仁或鄙陶冶而成
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
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
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之在鈞唯埏者之所爲猶金
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
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
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
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
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
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
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
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

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
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
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
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一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
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
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
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謹
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
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
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

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
二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
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
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其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
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
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
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以

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
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
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熬爛如此之甚
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失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
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
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
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澤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慢得而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
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參鑒政而願治七十餘歲
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而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
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
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
也王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
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
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
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
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奢黃旌旗之
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舞於庭而
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
文士以輔德二端異焉夥人孰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
懲惡成康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
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
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

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
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
不肖渾殺未得其眞故詳延佇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
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
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
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
爲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逆亂臣務求賢聖是以
得舜禹穆穆尚多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
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
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
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
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
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
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
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

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紛紛在上尊卑昏亂百
姓散亡文王悼痛而歎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
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
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
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
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室性質之
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夫聖

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
異於連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當王不琢不成文
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
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
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
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
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

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
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
好用憯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
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
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
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袒
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效也然而功不
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
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風寤晨興憂勞萬民
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亦未云
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
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貪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災害生寡遂絶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責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重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而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恩之罪令勿奎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秦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大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父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心之究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舉嘉惠留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漏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

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攷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甚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並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

故春秋愛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

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靈心以攻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

能脩心意章而身尊此道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雖暴譴譏誅並進賢智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

祖不同而皆有失焉謂之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
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
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
同非其相反將以救
亡爲而治者其舜乎
餘盡循堯道何更爲
實然夏上忠殷上敬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
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
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
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
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
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
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
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
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省述所聞誦所學

道師之言雖能勿生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
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
及也然而臣竊有愚者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
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
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
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
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
於天嘗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

傅其翼者兩其足是亡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
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
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
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
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
務此而忘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寧以大窮富者奢
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而亡告訴不救則民不樂
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

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安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立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姦邪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君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

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立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嘗使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殺有三仁寡人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

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
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
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
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
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
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
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善
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
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
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
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
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
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奏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
世掇其切當施朝廷者著于篇

前漢列傳第十一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卬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

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彊往一座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尚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

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子田獵犬)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亦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籍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奢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掩兔轔鹿射麋格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偏睹也又烏足以言外澤乎齊王曰

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蓊隆崇律崒參嵯峩差日月敵蠷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坋鉛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瑊玏玄厲礝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薜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牆雚菊蓮藕觚盧奄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玳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榙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櫨柘柔樝栗橘柚芳芬其上則有文禽翔鳥孔鸞鳳皇騰遠射千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蠷蠖穹閭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駟交騑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撓旃曳明月之珠旗旌干將之雄戟左烏嶲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蹶蛩蛩距虛軼野馬轢騊駼騄駬乘遺風射游麋仰清泠雷動飛揚流電擊弓

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胷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捍草敵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綦縠曳齊紈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少須臾之閒回般縩勃窣上於金隄捐翡翠髣髴於是乃君相與獠於蕙圃般縩勃窣上於金隄捐翡翠射鵔鸃微增出孅繳施弋白鶴連駕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檝張翠幟

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

聲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獵乎陽纚乎遥遥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涯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閒

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遥樂而顯後蘇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輟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解游孟諸邪淫齊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充牣其中者不可勝紀禹不能名高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且夫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各有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currently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後相勝荒遥相越此不言可以揚名發譽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經始靈囿產出入涇渭酆鎬灞滻紆餘委蛇經營其內蕙圃衡蕪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柘猼且文選卷第八

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閒行乎州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決莽之墜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隈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澈瀏滂濞沆瀣瀇瀁隆雲排瀨拕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瀺灂瀡瀄瀺瀄瀡瀄瀺瀄瀡瀄瀺瀄

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
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肹蠁布寫昭
蔓咬茀於是乎周覽氾觀縝紛軋茇芒芒忧忽視之無端
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庳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涓水躍
波其獸則庸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
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
駝蛩蛩驒騱駃騠駼驢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
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櫩璧璫蘭榱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
中宿夷嶠槩堂綵臺增成巖突洞房襐喜砏而無見仰
攀橑而捫天交井疐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
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明館偓佺之倫慕
唐玓豳文磷赤瑕駁犖雜糅其間鼇鱓瑰琦和氏出焉
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燃柿亭柰厚朴樲棗
楊梅櫻桃蒲萄隱夫奥榛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
園貤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
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櫹槮櫧華風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

閒攙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
葰榛欑立叢倚連卷欐侅崔錯發骫坑衡閭砢垂條扶
踈落英幡纚紛溶蔚蓼猗柅從風劉荏菉歙蓋象金石
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虡旋還乎後宮雜襲累輯被山
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
蜼玃飛蠷蛭蜩玃蝯蜼衡胡豰蜺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
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抄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
掉希間牢落陁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
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指
狡涉冬天子校獵乘鑲象六王組拖蛇捷鼯鼬鼱鼩鼢
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
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陁泰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
動地先後陸離散別追溼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
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樛羊蒙鵰蘇緤白虎被斑
文跻堅馳三嶻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
水推蛬蠖氏貙寐裹蜚射封豕箭不
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乘輿頓節徘
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

促節儵忽遠去流離輕會晉侯看校獸轝白鹿捷校兎轝
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畢弋矰繳連鴻接矢交加
葉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毫殪仆然後揚
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虛立與神俱蘭玄鶴亂昆
雞遒孔鸞促駿議捔翳鳥捎鳳凰捷鵰雛拾焦明道盡
塗殫廻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旹集立北紘率乎直指捔
乎灰鄉蹙石關歷封巒過雉鵰登立露寒下棠梨息宜春
西馳宣曲濯鵾牛首登龍臺臨渭濱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
夠獵者之所獲徒車之所闐轢騎之所蹂若人之所
藉藉與其窮極倦欲驚憧憧意供不被創刃而死者
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顯
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
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
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遼奏金陵遂起鏗鏘閶闔
音鄂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
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士女雜

慮如之徒絶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
嬛嬽嬛嬽嫵嫵嫵嫵嫵弱曳獨繭之衿
婁胥與世殊服芳芳滭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
皪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予心愉於側於是酒中
樂酣天子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奏奢侈朕以
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以於此恐
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
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爲農郊以
[illegible]民隷隤牆塡墐便山澤之[illegible]民得至壹爲實陂池而勿

虛宮館而勿伐發倉[illegible]振[illegible]
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
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遊
于六藝之圃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泰狩之林射貍首
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掞羣雅悲伐檀樂樂胥
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
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
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
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illegible]可喜也若夫

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耗士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貪雉蒭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安得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章不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後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罔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子以爲郎士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後靡多過其實且非我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棘中發巴蜀卒吏千人君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誅曷太君西夷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

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
不順者已誅而爲善未賞故遣中郎將 賞之發巴蜀
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使者不然靡六 兵革之事戰
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
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 戍士逃自賊
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
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
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 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
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
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濶野而不辭也今奉幣
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
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
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
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所
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

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
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豁
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相如還報唐蒙巴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
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莋之君
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
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
嘗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
夷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
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
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
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医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
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
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
牂柯爲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莋還報天子大說
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天子亦以

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二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南夷百姓力屈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爲諷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公亦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滔出氾濫衍溢氓人升降移徙嶇嶕而不安憂戚之乃瑾洪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儛骿胝無胵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洋乎于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瓚握齱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以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動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下之[illegible]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且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illegible]浸潤澤者賢君恥之分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東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累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否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鑒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鳥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麟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開涂若
徼罪柯鏤靈山梁孫原劍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
恩廣施遠撫長駕御疏逖不閉匿奚暗昧得曜乎光明
以優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
亦康乎夫極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及衰世之陵夷
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
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
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爲和鸞揚樂頌上德登三靚者未覩若聞之未聞也

之愚竊以爲天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禽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慮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兮則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憂其爲害也不亦難乎天下雖樂陛下之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奈臣竊爲陛下不取書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無形觀故令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鄒諫

天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望大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嶮谾谾洞淵滅蔽以永逝兮注平皇之廣衍觀衆樹之刻畜猛獸之所窟拏玃攫蹯節容與兮歷弔二世詩身不護兮亡國失勢信讒諛不寤兮宗廟滅於

羣兮覽竹林之榛蓁驒騱騵兮山兮北揭石瀨兮巀嶭歷弔二世詩身不護兮亡國失勢信讒諛不寤兮宗廟滅於鳥乎嘉行之不得墓無識而不修兮魂

無歸而不食相如拜爲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以相
如見上好神僊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
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
山澤間形容甚古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
少留悲世俗之迫阨兮遠遊乘絳幡之旖旎蜺
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
旬始以爲幢兮電烋煇煌而爲旗掉指橋以偃蹇兮
絕以招搖捎擊以偃仰兮

玄潛兮炎風涌而雲擾鴻鵠鵷鸞鳳皇翔
赤螭青虯之蜿蜒低卬夭蹻裾以驕驁兮詘折隆
窮�transform以連卷涌女起蟃佇以
顏踰踰輻輳以日麗兮蜩螗沸潰以
暴踏以騰路兮轢蒙闇蹶騰而狂趭涖風
過兮燀然霧除霿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大陰兮與真
人乎相求亙乎旋窈以左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
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及大
壹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黓雷兮前長離而後奔皇厮

征伯僑而役羲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豈而蹕御兮
清氣氛而後行屯余車而萬乘兮紛雲羃而樹華旗使
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嶽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
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驟擾衝
蔑其紛拏兮滂濞滭汩車騑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龍茸
兮行曼流爛痰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
鬼谷之嵚嶬巉巖魁礨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
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奄息葱
極汜濫水嫕兮使靈嫝鼓琴而舞馮夷時若曖曖將混
濁兮召冥鼜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侖之軋洶流忽兮
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登閬風而遥集兮亢鳥騰而壹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
兮言乃今日覩西王母皤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
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
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
餐朝霞咀嚥芝英兮飢渴竭華傑浸尋而高縱兮紛鴻溶
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驂游道而脩
降兮驁遺霧而遠逝迫昆侖之墉閌兮舒節出乎北垠

遺屯騎於玄關兮戰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
嵺廓而無天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乘虛亡
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
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
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
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
使來求書奏之其有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
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聲自顓窮生民歷選列辟以迄
乎秦率邇者躡其
者不可勝數也繼
罔若淑而不昌曄
詳不可得聞已乎
元首明哉股肱
后稷后稷創業
周郅隆大行越
善終哉然無異
夷易易遵也潛
聽述者同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
昭夏業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
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
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
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
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
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忘垂統

順理易繼也是
元終都攸卒未
甫登太山建顯
羨旁覩四塞雲
沾濡浸潤協氣
惡鬱沒闇昧昭
珍羣徼麋鹿之
獸獲周餘放龜
於開館奇物請

業隆於繼禮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
以殃充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曁畢
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汹滴曼
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
損流武節焱逝邇陬游原迴闊泳末首
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内然後面騶虞之
怪獸導一蔈六穗於庖議雙格共抵之
岐招翼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園寘
叔儻窮蠁欽哉符瑞臻茲福以爲薄

不敢道封禪書
周躍魚隕杭
也以登介丘不
馬進曰陛下仁
德侔往初功無
特創見意者泰
垂恩儲祉將以
缺王道之儀羣
可辭若然辭之
而榮咸濟厥壯

慶成陛下嗛讓而弗發也望三神之歡
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
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
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
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

哉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
替而脩禮地祇發號榮受厚祉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
者之卒業不可又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繒紳先生
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絶炎以羃采錯事猶兼正
窮俾萬世得激洪流揚微波蟄蛩聲騰茂實前聖之所
以求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
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

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昌蓄匪唯雨之又
潤澤之匪唯偏我氾布謹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
顯位望君之來君乍君止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
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旣文旣穆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
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
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
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玄

耀炳炳煇煌正陽顯曰心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時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畏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中遵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時以侯書與五公子相難中不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稱云

公孫弘字季孺菑川薛人也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明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並羽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

人迹所及政行喙息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言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不遇民不信也夫廑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竭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

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
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
聲比則應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
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廿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
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
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
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
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
者所履也智者術之[illegible]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
明是非立可否謂之[illegible]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
近情僞必見於己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
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illegible]具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
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illegible]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
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
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illegible]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
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施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
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
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
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
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
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
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
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盜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
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示公卿公卿大夫皆以爲
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
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
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
爲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
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
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
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
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專以延爭於是上察
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

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者不肯庭辯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倉海比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

夫而爲布被自九卿已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有讓令愈益賢之元朔五年代蔡澤爲丞相先是漢嘗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以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封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遠近雖陽與

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之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交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盡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位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惟慶以惇謹復終相

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元始中脩功臣後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用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

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寬使者曰荀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舍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三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其姓名曰是固前數輸其家財半助邊乃賜式爵關內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賤賣財唯式亡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履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牧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皐令將漕最上以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昌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愧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鬻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彊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

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優褒式賜爵
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
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
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
習文章貶爲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
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
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
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焉文然懦於武

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
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
爲從史（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畜謂廷尉之畜在北
地者若今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
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
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
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
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故
聞之乎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決

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無好及聞寬觀乃從寬問尚書一篇上說之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畢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貧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理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帝王之盛節也然尊薦之儀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辨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

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寘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書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開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太元本瑞登告成宗發祉閶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乃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一君位九年以官卒

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劾鼠掠治傳爲書訊

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
老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周陽侯爲
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
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寃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
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與
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
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志在奉公孤立湯爲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乘爲小吏乾沒（乾音干乾沒者豫
君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
坐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是
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決
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爲上分
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
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爲臣
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釋間即奏事上善
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監掾史其所爲其欲廣吏揚人
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

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户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内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譽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連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爲功多此類由是益貴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旨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已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言和親便上問其便

山曰兵凶器末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
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
蕭然苦兵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閒天下
寒心數月吳楚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
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狹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許忠湯之治淮南嚴助諸侯別
疏骨肉使藩臣不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

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乃遣
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為大吏
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
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
中文事薦數猶簡閱也數音色主反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乃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
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
安起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目問里主人

湯自往視病爲謁居膝足趙國以治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膝足疑與爲大奴事下廷尉謁居病妬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它因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嘗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部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吾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

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
君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人詣闕責湯湯具自道無
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
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
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爲湯乃爲書謝曰湯
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置位三公無以塞責然
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
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
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
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
殺出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安世字子孺少以
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
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
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比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
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
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
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
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父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

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
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
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
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
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户功次大
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
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安世事孝武皇帝
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
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

光祿勳事使尊精神變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
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
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
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繼大將軍唯天子財
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
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
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
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軍並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

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
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
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
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閒每定大政已決輒移
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
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
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
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閒

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
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禄勳郎有
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
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遙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
恚怒誣汙衣冠自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
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
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大僕
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

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内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衿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絶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立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内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户數減至三十户上曰吾自爲掖庭令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侍中關内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食邑二百户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詔都内别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纖微是

以能殖其貲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
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
骸骨不許復彊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
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
壽嗣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
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
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
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
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

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
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
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豈
不厚哉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
主公主元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
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
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
皇后嫁女大官私官私官皇后之官也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
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

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
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鬬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
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
不節甚以過放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
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
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
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
使樂府音監景武彊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
又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
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
所破器物宮中皆犇走伏匿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
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
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
屬輒亡入放第不得聿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
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
理與聲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
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上不得已左
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爲言出

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故久不還
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
主有寥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
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爲侍中光祿大夫秩
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
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
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
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
形勢千秋口對其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
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
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
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貴戚放子純
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之遺風王
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
爲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所寧帝
徙奭其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

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書還而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釋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

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達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皆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吏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尉吏有一焉及父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惟少子延年寬厚云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

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士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

父謀反公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姦不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承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惡丞相坐之延年

乃奏記光爭以爲霸罪人有常法今更抵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秉無所守持而議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藉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未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與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襃賞大臣延年以

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二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頴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皆封侯益土延年爲人安和備於留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數千萬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謀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

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所建立遭吏考案但得菟馬多死官婢多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户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彊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内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

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爲郎本
始中以校尉從浦類將軍擊匈奴還爲諫大夫遷上谷
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
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官屬稱其有恩元帝
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
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
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惟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
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
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聞京師故衣冠謂欽爲
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一
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
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目助鳳
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
將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爲人深慤有謀自
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
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
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婣姪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

亂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宻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悔異態後悔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廣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上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illegible]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

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弁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以為言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與欽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之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

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
屬無垂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
理之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
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
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
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
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
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
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

出人君之言三焚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
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表乎哉
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
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
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
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賈萬姓之力以
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言以誅忠良
賢俊失在宮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

以奢泰持也惟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憂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違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殼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志在於儒者公孫弘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惟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如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内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絶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襄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國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開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迹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

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泥雎之徒得閒其說頃之復曰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欲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湣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

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
說之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
室也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
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
軍哉夫欲天下治安息讒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
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旦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
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於是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
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
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
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
如是則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
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
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
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
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
人欽兄綏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夢子業嗣
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
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

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淳于長有罪當就國長舅
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
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雒陽獄
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其春
長陌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
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故事大
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
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
進復奏立黨宏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
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
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
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
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
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
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
能有所得而方進果白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即時詆欺
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

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禄勳許商被病殘人
皆但以附從方進掌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
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
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
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
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尊作威
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
熏赫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
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
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
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
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
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
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訴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
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
于氏皆老被放棄新蜚流言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
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

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業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人業復上書說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閣略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穎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弗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絶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